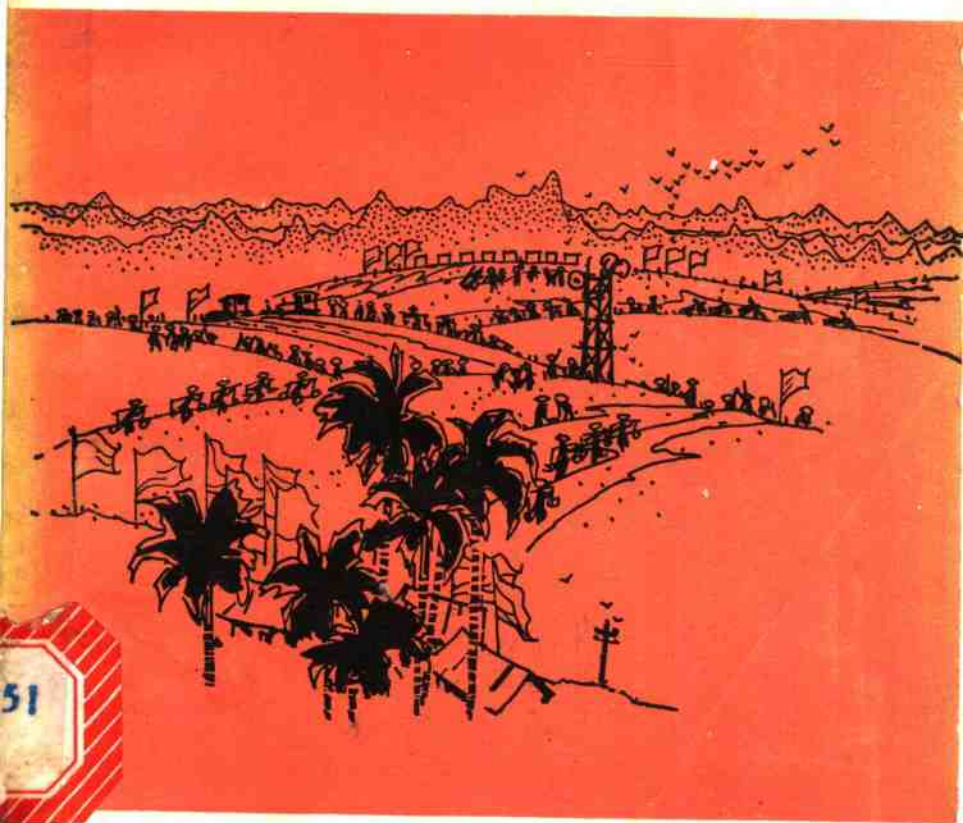


287629

遍地英雄

——屯昌学大寨的故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287629



0066795

遍地英雄

——屯昌学大寨的故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6A249/05

封面设计、插图：林 墉

遍地英雄

——屯昌学大寨的故事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插页 6.375印张 125,000字

1975年8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6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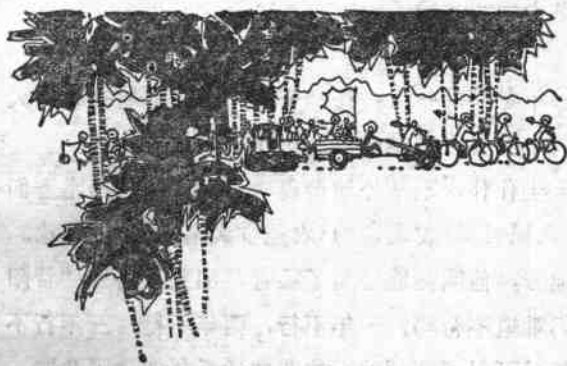
书号 10111·1020 定价 0.40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收入故事十八篇，反映海南岛屯昌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劈山治水，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业绩。这十八篇故事，有描写县委领导班子革命化、发扬“一批二干三带头”的革命精神的；有描写广大群众以大批促大干的战斗场景的；有描写军民并肩学大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它们从屯昌人民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各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一些动人光采，是屯昌人民真实的战斗记录。

目 录

敢于打进攻战的人们	罗 获 (1)
开路	洪寿祥 程贤章 (19)
三把火	戴 帆 (28)
红花朵朵	秦 鸣 (34)
谈心	沈仁康 (45)
点着一盏灯	刘孟宇 (56)
晨星闪亮	易 殿 (63)
木赖人物素描	冯秀梅 宋 腾 (76)
庞天成的故事	海屯文 (99)
三斗马子河	萧 亮 (110)
公孙班	萧柱荣 陈心亮 (122)
勇拔“雷公牙”	罗德楨 (130)
并肩战斗	欧迪吉 (137)
大寨洋上	罗德楨 蒋怀兵 (146)
水上黄金	程贤章 黄议成 (154)
二进苗寨	子 愉 (165)
巍巍四英岭	钟 静 (175)
苗寨明珠	钟大中 戚珊芷 (187)
编后记	(198)



敢于打进攻战的人们

罗 荻

说的是五指山的北麓，海南岛的中部，有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屯昌县。这个县的县委领导班子，是个团结战斗的坚强集体，是一个善于吹冲锋号、敢于打进攻战的好班子。

要是你到屯昌去，见过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县委书记是个朝气蓬勃、专打“硬仗”的带头人，人们称他是“铁班长”。有个副书记终年裤管高挽，整天爱泡在农村，脚板比得上老农硬，手茧不比老农少，

人们也给他起个外号，叫“老茧书记”，其余几位领导也各有特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一九七〇年冬季的一天，在一个椰树和槟榔树掩映的大队部里，中共屯昌县委常委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着。

铁班长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参观学习回来，他给常委们再一次朗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读到重要的地方，他明显地提高了嗓音，加重了语气：“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他把这两句话反复朗读了几遍，又介绍了各地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事迹，接着说：“当前，各地学大寨、赶昔阳的形势很好，真如万马奔腾。社论给我们提出的几个问号，我们每个革命者只有回答‘可以’的义务，没有回答‘不可以’的权利。”接着，铁班长分析了屯昌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农业要大上，必须解决水的问题。

“对，现在是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必须组织专业队伍，集中优势兵力，奋战三、五年，闯过水利关。”主管农业的老茧书记，提出了一项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的设想和建议。几个常委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可是，有个常委说：“晚造遭受台风减了产，群众生活会遇到困难，现在组织群众大干，岂不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这象一把撒落滚油锅里的盐，立刻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争论一直持续到黄昏。这天晚上正好放映队来放映电影《红旗渠》，常委们决定先去看电影，看看人家是怎样治山治水的。

海南岛的冬夜，虽有点寒意，但千百个观众被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心里好象燃起了一把火，身上添了一股劲。同场还放映屯昌人民辟水战春旱的短片，群众一看，“哄”的一声议论开了：

“人家林县县委领导人民治水，凿通太行山，引来漳河水，可我们年年辟水，年年旱。”

“一‘治’一‘辟’，就看县委给谁*带什么路。”

当下，一个老贫农对常委们说：“听说你们想大干，又下不了决心。嗨，要革命就要敢，要胜利就得干！水稻减了产，我们不是用坡地粮食补回来了吗？干吧，领导能带头，群众敢搬山。”

第二天，贫下中农给县里来了一封封热情的信，要求全县人民大协作，万众一心搞水利。常委们分析了农业大上快上的有利条件，充分估计了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反复学习了列宁的一段话：“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理论的指导，群众的支持，使大家增强了信心，统一了思想。会议结束后，常委们分别带领水利技术人员，走遍全县山山水水，勘测水利资源，制定全面规划，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统一规划，集中施工，先后受益，保证平衡”的长期治水方案，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饱尝干旱苦头的十三万屯昌人民，挑选了最精壮的六千名民工，组成了一支屯昌县学大寨

* 谁——我们。

民兵水利建设兵团的专业队伍，先后转战几个公社，一举拿下了满昌园、南药、征洪等水利工程，在屯昌水利建设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前进的道路总是有曲折、有斗争的。

正当屯昌人民甩开膀子干的时候，有人刮起了一股冷风，对屯昌社队协作搞水利的做法，诸多挑剔，冷嘲热讽，甚至公开指责。

一天，某机关来了一个干部，说是要来纠正屯昌在经济政策上的“偏差”。

在沸腾的水利工地上，这个干部背着县委的领导，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收集这里已经出现的“共产风”材料。他问道：

“你们自筹资金，抽调劳力，是否出于自愿？”

老贫农李大爹乐呵呵地说：“你建成的满昌园水库，已经见了功效。过去零敲碎打，五万多土石方的小水库五年没完成，如今二十多万土石方的水库仅花五十天就拿下来了。嘿，群众看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这次转战征洪水库，就自愿多出一倍的劳力。”

那个干部一听，心想，你是受益大队，当然会哼颂歌，唱高调，可要听听没受益大队群众的意见，于是说：“难道没有人认为这是刮共产风？”

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觉察到对方的有意找岔子，就“唰”地站起来：

“看三天，象‘共产风’，看三年却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群众说，这叫劳动力的‘零存整取’，这是符合群众利益的。”

出乎这个干部的意料，到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个个都对县里组织的水利专业队伍赞不绝口，认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个好形式，是洋溢着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新生事物。

在工地的一角，劳动号子声响彻山谷。铁班长和老茧书记正在出大力流大汗，同几位老贫农一起撬石头，不一会，一块小山似的牛肝石，轰隆一声滚落了山谷。

一个老贫农抹了一把汗水，脸上绽开了胜利的微笑，内心却带着几分担忧地问道：“你这样大干社会主义，能坚持下去吗？”

铁班长理解他的心情。他想起上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不止一次地向他了解屯昌组织水利兵团，拿下了一宗又一宗水利骨干工程的情况，每一次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社会上某些人，对新生事物有不同的见解，甚至责难，也不足为怪。不管你外界的干扰、讽刺、挖苦，一定要大干，这是吞下秤砣铁了心的。铁班长想到这里，便斩钉截铁地说：“决不散伙，有始有终于到底。干革命就要无私无畏，勇敢地同私有制，同传统观念决裂。”老贫农放心了，勉励领导，要顶着逆流走，不要顺着歪风退。老茧书记伸出结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住老贫农松树皮那么粗糙的大手，说：“对劲，理论给了我们勇气，群众给了我们胆略，干！”说着，抡起大锤干开了。

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屯昌水利专业队伍打了五个战役以后，有的民工思想波动了，不安心工地，闹回队干活。原来，农村阶级敌人的破坏，自发势力的影响，闹得

工地上的人们心绪不宁。

一天上午，铁班长一脚泥、一身汗，在田头召集民兵骨干开会，全面审查村里地、富、反、坏分子的政治表现。突然，一个叫小红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边擦眼泪，一边向民兵哭诉说：

“我在院里攀树摘荔枝，地主仔大富走过来，对着我又骂爹，又骂娘，要我下树来。我说，‘我摘我的荔枝，你管不着。’他说荔枝是他爷爷种的。我说，‘你有凭据？’他说声‘有’就撒腿回家拿去了。”小红咽咽声，又说：“一会儿，他拿来个锈铁罐，取出个小本本，说是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哩。我伸手抢过来，要送给民兵叔叔看，他急了，就用弹弓射我。”

几个民兵一听，怒火中烧，拔腿就找大富去了。

这大富嘴馋贪吃，撵走了小红，自己爬树摘果子塞肚皮去了，那个锈铁罐还放在树杈上。民兵们赶来不费力气，就把地主的变天账取来了。地主烂头容在这本变天账里，记着他在土改时被分掉的山场屋地、田园果树，末页里还写着一首反动诗：“失去田，丢了山，山珍海味不得吃，绫罗绸缎没得穿，过去係也富贵过，为何今日变贫寒，总有一日要算账，算账就要算完完。”铁班长一看，眼睛都要喷火了，他攥紧拳头，对民兵们说：“大伙看清了吧，阶级敌人火烧芭蕉心不死，表面装老实，心里想变天。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民兵们又汇报了农村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都说上面一阵风，下面一层浪，林彪要复辟，地富来帮

腔；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能光联系什么“大实际”，搞“空对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联系实际批极右实质。民兵们说的这些话，最贴铁班长的心。因为这时期，铁班长深入调查了农村情况，一直在琢磨如何联系实际开展“批林整风”的问题，可是，有人却说什么“不要急于联系实际”，主张搞“架空”批判，这岂不成了砍树不刨根吗？铁班长决定去找老茧书记和常委们研究研究。

回头再说说老茧书记。

老茧书记平日说话虽少，可“点子”挺多，拿得也准。他的好点子从何来？细心观察的人都知道，原来，在他蹲点的农村，有一个没上编制、不脱产的“参谋部”。给他参谋的人，都是一心奔社会主义的老贫农和社、队干部。老茧书记同他们一起风风雨雨同劳动、共调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对老茧书记来说，不仅手茧和脚板磨硬了，还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形成了“点子”，上面提到的组织六千人水利建设兵团，加速屯昌水利建设的做法，就是他归纳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向县委提出来的好点子。最近，老茧书记又同他那不脱产的参谋人员一起，调查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新动向。斗争的现实，迫使他又得拿出新“点子”来了。他本来有个老习惯，不论睡得多晚，第二天天不亮准起床，这规律比时钟还准确。这些天来，他在反复考虑着如何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妖风的问题，就睡得更少了。

这一天，凌晨四时半，老茧书记住的“三同”户的小屋里，照例亮起灯光。老茧书记读了一段理论，又陷入了沉

思，村里活生生的斗争，又象电影似的一幕幕浮现在脑际：村里有个叫“尖头人”的社员，此人解放前当“牛中”，解放后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专搞副业包工；他凭一张油滑嘴，取得一张“槟榔南药”采集员的牌子，把山区廉价的槟榔运到海边渔村高价出卖，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盖了大屋，添了家具。余下几千元现金，用红纸包得严严实实。“尖头人”那个地主岳丈还亲自在红纸包上写下几句“吉利”话：“宏开利路，广进财源，丁发十个，钱发十千。”老地主还暗地里教给女婿他敛财的诀窍。贫下中农气愤地批判这种暴发鬼、尖头户。可是有人却认为批判这种人，就是“矛头向下”。老茧书记暗暗攥紧拳头，心想，不打击这些人，民工怎能安心战斗在工地？集体经济怎能巩固？社会主义大厦岂能让这伙人挖墙脚？根据屯昌的实际，一定要阶级斗争抓到人，路线斗争抓到事，明确打击对象和采取必要措施。他想起铁班长善于集中县委一班人的智慧，敢于支持斗争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便吹灭了油灯，赶早去找铁班长商量。

老茧书记把裤管一卷，噤噤地走在村道上。头上月亮洒下银光，四周椰林罩上雾纱。老茧书记想，妖风毒雾算得什么！只要县委一班人团结一致，上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靠一心奔社会主义的贫下中农，我们就可以叱咤风云，驱散妖雾。

天还没亮，老茧书记就赶到了铁班长住的“三同”户家里。铁班长风趣地说：“看来，斗争‘逼’得你睡不着安稳觉，是吗？”老茧书记努努嘴，指着台上打开的理论书籍和文件材

料，说：“你不是也……”两人会意地呵呵笑起来。

铁班长和老茧书记凑了情况，交换了意见，两人都认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现实斗争，批林彪，揭敌人，刹住农村的资本主义妖风，打击暴发户是当务之急。铁班长说：“对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当然主要是教育和引导；但是要把少数的资本主义暴发户，从农民中区别开来。你看，列宁同志对这方面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说着，他递给老茧书记一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书中画着红杠杠的教导，跳跃在老茧书记的眼前：“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他一口气读了几遍，又对照现实斗争，陷入了深思，举起拳头“嘭”的一声打在桌上，说：“我主张立即打一场进攻战，把暴发户的气焰打下去，用大批来促大干。”

天亮了，铁班长和老茧书记并肩站立在窗口。这时，朝阳初升，旭日临窗，他俩的心境特别豁亮。他们同老贫农一起，吃了一顿喷香的地瓜早点之后，两人便蹬上单车，直奔县委。他俩和常委们一一交换了意见，大家都认为必须立即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继县委常委会议之后，县四级干部会议也结束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台风”席卷屯昌全县。又一支专业队伍——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了，他们分别进驻城乡的“老大难”单位，

对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给予狠狠打击；对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进行彻底清算；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耐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大批促大干，大干出成果。人们称颂县里的民兵水利建设兵团和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这两支专业队伍，是屯昌人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收拢五指，打在“点”子上的两只强有力的拳头。

航海时时有风险，征途处处有斗争。

屯昌县委在领导人民学大寨过程中，吹起了冲锋号，打响了进攻战，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锋芒直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清算了少数暴发户，这种做法，又引起了社会上某些人的责难，他们说，这是“矛头对下”，“搞过火了”。

这天，前面说过的那个干部又一次来到屯昌县，要“纠正”这里已经发生的“过火行为”，“拨正”运动的“方向”。

在一个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铁班长泡了一壶五指山红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干部同志。这位干部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你的性格象铁一般硬，这是好的；可是，在某些问题上，太硬了，弯不过来，就是一种毛病。”

“我喜欢扛木桩进胡同——直来直去，你不妨开门见山指出来。”

“譬如说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急于联系农村实际，这

是从哪里学来的？”

“这是大寨、昔阳的好经验呗。贫下中农说，批修不联系阶级斗争，就是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呀。我们学大寨，敌人要破坏，不批局面就打不开嘛。”

“问题的焦点不在这里，而是你们爱搞些没见过的新套套，提些没听过的新口号。”那个干部用食指正了正眼镜，怕对方听不明白，又补上一句：“譬如说，打击暴发户吧，别忘了他们是基本群众，不是地、富、反、坏呀！”

听了对方的话，铁班长说：“就说农民吧，也应区分种地的、经商的农民，劳动的、投机的农民。”

“这是谁说的？”

“列宁！”铁班长把列宁的书端到这位干部面前。那个干部接过书，看了看，便说：

“那是列宁多少年前说的话了。”

“‘过时了’？”铁班长用严峻的目光看了看对方。

那个干部赶忙岔开，说：“理论问题，咱先不去探讨它，我倒想看看事实，看看被你们打击的‘暴发户’究竟暴发了多少财富？看看这种提法恰当不恰当？”

铁班长觉得应该让事实清醒一下这位同志的头脑，便说：“欢迎你到村里走走，看看阶级斗争的现实。”接着，便吩咐资料员带领那个干部到村里去走走。

这位干部参观了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室，通过图表和实物，看到了一个富裕农民，由于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从搞副业单干到弃农经商，损公肥私，牟取暴利，以致

演变成暴发户的堕落过程。这位干部还参加了座谈会和批判会，贫下中农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使他猛吃一惊，想到对这些危害社会主义的害虫，不加以铲除，怎么能学好大寨？农业怎么能大上快上，集体经济又怎么能巩固发展？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长期蹲在机关，脑子里旧框框多一些，这次下乡调查研究，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清醒了。这位干部又经过一番深入实际的调查，联系实际学习了列宁关于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论述，进一步理解列宁指出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的伟大意义。他想，自己两次来到屯昌，都是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要纠正的不是别人，倒是自己认识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偏差”，人家铁班长“顶”得对啊！

一九七五年早春，屯昌人民加劲学大寨、赶昔阳，用战斗的豪情和冲天的干劲，催得春天提早来到了锦绣的大地。你瞧！红棉绽开了欢悦的鲜花，凤凰撑开了燃烧的火伞，屯昌县委的带头人，又迈开了新的、更加雄健的步伐。

一天，一辆长途人民汽车，沿着海南岛中线公路，向屯昌飞驰直进。铁班长身在汽车上，心早飞到“家”。人在外地时，屯昌是他的家；身在县委机关时，他又把农村的“点”看成是自己的家。这几天，铁班长参加了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的议题很集中，专题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铁班长读书有个习惯，只要把理论与实践一结合，